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五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述卷五

明 潘士藻 撰

復



震下
坤上

程傳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故為反善之義

朱子曰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

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
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觀姤復之名義凡乾健坤
順乾君坤藏可並言之哉

薛敬軒曰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述曰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剥陽至於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反復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趙汝楫曰陽自下而上則為剝今由上反下復於其所故卦名復陽在剝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剝入乎復一元生生不息之理正會其時故无疾也五陰之朋咸來順之善補剝時之過故曰无咎陽之初復其氣甚微五陰方盛懼為所阻塞而不得亨通无疾无

咎則一陽動而五陰順之象也陰陽消長之道反復迭至復者剛反而復其道也卦有六位至七而變陽始消於姤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來復也陽消既久而復其長有不可遏之勢復之所以亨也故利有攸往侯果曰七日七月也豳詩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周之二月古人呼月為日明矣

象旨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剛為止反遂成震為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

當剥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衆陰正坤上龍戰之時
動而不以順行之則无以養微陽之體而其陰干陽
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陽順而長陰順
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為復之道也道者天運自然之
道故曰反復其道

彖言天行者盡剥復三卦盡亂極而治復陰極而陽
生乎利往者以初初者復之主爻剛所自長也

丘輔國曰剛反言剥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剛

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章氏曰所謂剛之反者復其道也其復之數則不過乎七何也如時序自午至亥止於六月至子則復矣易卦自初至上止於六爻至初則復矣七日者數之所必不能越乃天行一定之運也如是可利有攸往以陽剛一復則其漸長也必矣而不至於純乾不已

也是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蓋生物者天地之心也
剝則一陽生生之機幾乎息矣但七日則必來復陽
剛震動於下則乾元資萬物之始者已於此乎萌焉
是復非天地之心而復不可以見天地之心乎天地
之心見於一陽初動而非見於靜伊川先生發之已
詳

王汝中曰易中凡言恐懼言惕言厲言號言悔言危
言驚之類皆指陽動之機而言故曰洊雷震君子以

恐懼脩省合動靜之功也

質卿曰復如何便亨只是剛反而為吾一身之主自然亨所以困只是剛掩无妄只是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看來剛不可一日而不復不可一時而使掩不可一念而不主於內

復者己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己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己之心自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生生不息之心也見之即入於无窮之

門微矣哉

潘夢旂曰剥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生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

復見天地之心要說得見字親切人當積陰之時以爲剥不復亨至於復乃見天地生物之心不可滅息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矣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

地之心矣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
天地之心矣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
地之心矣

天地有天地之復世道有世道之復人心有人心之
復天地以冬至為復世道以亂極而治為復人心以
既迷而悟為復人心迷而能復便足以合於天地之
復而能默握乎世道復治之機卦合天道人事而論
至爻乃皆以人心之復而言其義不可繹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述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王註復者反本之名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卜子夏曰冬至陽潛動於地中也帝王者體化合乾故至日閉關絕行不務察事以象潛之勿用與時更始也卦以靜息為主關宜開者而閉之商旅出於途者而不行皆取靜息之義魏莊渠曰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

陰陽之所定蔡氏曰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
商旅皆以安靜為事也

象旨先王也者先代之王也后為時王也遵先王之
遺意而廣其條也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象坤之衆
俞氏說如此震為大塗商旅之路坤為靜不行之象
坤為地方之象項氏曰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
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述曰一陽震動於五陰之下剝之反為復也剝於上則反於下故曰不遠復陽本天地生生之心剝而復如寐而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復震无咎者存乎悔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祇悔明初陽之復即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命純粹至善之體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機吉之先見者也故曰元吉

復之初爻即乾之全體當剝極之餘一陽來復於下

其體震動得正為五陰之主此乾道由貞而元无斷
无續无間可息故曰不遠復此不遠即道不遠人之
不遠復而未嘗有失也能默識此體吾心之復即復
天地之心一陽為主形色皆天身无有不善者矣故
象曰以脩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末已

敬仲曰意起為過不繼為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謂
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意起即覺其過覺即泯
然如水之虛泯然无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人心自

善自神自明應酬交錯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
森然意微起焉即成過矣微過即覺覺即泯然无際
如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於意而即復不發
於言行則不入於悔其曰元吉吉孰大焉象曰以脩
身也明乎脩身當如此而脩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述曰復主初之陽剛六二以柔中之善密比於初陽
氣上進而柔體能順有必復之機為休復也吉矣象

曰以下仁也初仁人密比於下在二有不容不復者
只以爻象剛柔正合之意言非謂二之能下乎仁也
象旨休讀如休休有容之休二才位俱陰柔順中正
剛之來復而无所競故稱休復正與下仁之旨符會
仁指陽不遠復以合下就是仁體顏子當之矣曾子
追思其虛受之學不校之仁故日進於誠休復下仁
之吉也文中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王註得位處中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疑其親陽為

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
仁善鄰復之休也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
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
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述曰剛反之世柔不能競自二而上皆求復者也六
三處震動之極過中失正困乃思復有頻復之象王

註頻頻蹙之貌蹙而求復蓋微色發聲而後喻改者以尚近初復也故能自惕厲而得无咎復貴於速曰頻復則去而迷復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以其震體有懼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述曰四雖非中位而六以陰居之為得其正又處羣陰之中在順之體下與初應依中而行獨得所復者也故為中行獨復之象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五

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唯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象旨二以初為仁四以初為道者道自行言率性之義取四為外體象也凡卦三四皆可言中如益三四皆以中行言又卦五陰二三近陽五上遠陽四居遠近之中在震大塗之上故曰中行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述曰六五之於初非比非應固應有悔然五位陽也

體則坤之中坤靜而中有主能下順陽剛得居尊之體故曰敦復无悔象曰中以自考也自考如考中度衷之考五本中位得其本心故能自考不遷於物不動於意進於不遠之復亦免於悔也中之可貴如此繫辭曰復以自知此曰中以自考蓋亦庶幾矣

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於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歸妹為祉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於易无悔諸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地云耳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於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述曰彭山曰迷復復而迷者也卦以初陽為復六在羣陰之上而遠於復陰暗之極者也故有迷復之象孔疏復最後是迷暗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也有青災者暗於復道必无福慶唯有青災也程傳迷而求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數之終師敗君凶至於十年而不復甚言迷復之不可如此彭山曰言十年者當復之時无

終迷之理十年之後猶可復也若以迷復為終迷不復則初陽之復當遂滅息矣王汝中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逾求復而愈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吳草廬曰君道謂初陽所復之仁也迷復之凶不仁之甚者也

虞翻曰坤冥為迷陰柔而居坤體之上所謂先迷也故為迷復康成曰異自內出為青害物為災荀爽曰坤為衆故曰行師謂上行師而距於初陽自上升必

消陰終有大敗是也虞翻曰坤為死喪故終有大敗
其君謂五虞翻謂坤為邦國故國君凶矣十年者李
鼎祚曰坤數主十也乾无十坤无一陰數極於六而
七則又為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
故凡言十坤終之象江夏劉績曰迷復凶有災青此
言不從陽之凶上六比君欲為六五征不服然終不
克此言敵陽之凶是也反君道者五中以自考上六
不中也

質卿曰易之凶未有大于復之上爻者盖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若迷於復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甚其辭耳

復亨節晁公武氏曰自剝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臨泰復之朋也為內卦曰來反復音覆與剝相反剝卦覆而成復故曰反復其道剝之初升為上上降為初一與六爻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兩句皆以剝言之不必泛指他卦也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二卦對言道之興廢要之皆是天命然易之意凡以為君子謀聖人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吾以是見聖人之心

六三爻頻蹙也六三不中不正不可以言復然當復之時親與下仁之賢相比猶知有復也但其覺不早其過已形其反而得本心也必至警心蹙首而後能為頻復之象雖不如二義无咎也楊廷秀論休復微

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過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此正可以明頻復之義

上六爻項氏曰二與初比四與初應三與初同體者也獨五上二爻與初无交上窮陰而不反故災眚凶敗並至而不可解陰勝之時君道常為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又曰反君道也事若在君則為亢陽不為窮陰矣上六居純坤之極故曰至於十年不克征泛言災害恐與諸卦同故別言行師用國之禍以

明其凶之大且久也上六即坤之上六龍戰之爻故
有行師之象蓋與初戰也

无妄



震下
乾上

程傳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
欲則妄矣金貴亨曰无妄誠也史記作无望蓋有所
期望非誠矣其義一也各爻辭兼有此意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述曰震主初陽由乾索也震乾合體為動以天象旨妄者二陰耦畫之象无妄者一陽竒畫之象陽一在內則不二故名无妄元亨利貞无妄之德也

趙汝楫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焉安得不利於正乎不然則眚從内生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震之初陽即乾之初畫剛自外來是外卦純陽之剛
來下為卦主也震一君二民初陽為主二陰順從之
象動而愈健純乎陽德所主之剛不隨動而衰也剛
中而應孚於柔中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使有妄
之道滅无妄之道成非大亨以正而何何如動以亨
也動以正也何如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故曰天
之命也明剛自外來者非由外鑠自乾而來象自天
降命也所謂无妄正而已震動而歸之靜也匪正則

失其貞靜之本體矣故有青而於往不利无妄何以有匪正乎既已无妄而更有所往動无所之動非正也妄也天命弗祐焉凶悔吝隨之吾得行乎哉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曰行矣哉甚言其不宜往也

按卦辭重正字九居初六居二正也六三不正故有災九四可正故免於咎九五得中故疾而有喜卦辭其匪正有青則上九當之矣

象旨卦以下為內上為外陽本在上故稱外來對大畜之辭也大畜以艮止一陽為主剛在外无妄以震下一陽為主剛在內內動而外健故大亨五剛中而應二故正正釋貞天命猶言乾道天地之中正即道道即命也其匪正有青說文目病生翳曰青人心一无妄其有妄如目有青青非實有妄也

淮海曰程子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又曰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亦妄也得經旨矣朱子解无妄

以為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實即是理理即是自然
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故无妄者正也卦詞曰大亨利
正初九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宅心之實也所謂
正也動而健行義之勇也所謂正也五剛中而二柔
中以應待物之誠也所謂正也正者天之命也故大
亨也卦詞曰匪正有眚不利攸往則反是也天之命
即實理之自然无妄者吉凶禍福悉付之自然雖吉
凶禍福之來无常而吾之正則有常故吉與福亨矣

凶與禍亦未嘗不亨以亨道在我也。不正則雖吉與福何亨之有。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正者天之命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述曰應言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也。先王以此无妄之誠養育萬物。盡物之性而不為私。其斯以為動以天乎。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胥此矣。而總則盡性之事。性誠也。

湛原明曰天為純陽雷者陽之動陽動而萬物發生
勾者萌甲者拆蟄者驚藏者發洪纖高下物各付物
而天不與焉不與焉者動以天也動以天者无妄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聖人體无妄之道也茂盛也
動以天故盛也因其時而施因其物而付聖人无與
於時與物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
无妄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述曰李舜臣曰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无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王註體剛得正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

象旨初九即剛之為主於內上應九四兩剛不相牽係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故曰得志趙氏曰陽在下者必升於上況乾父在上乎初无妄之體動而上往可得上升之志以得志為吉也升初六曰上合志也

取義同得與合微有優劣无妄陽而升陰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

也

述曰耕農之始獲其成功也田一歲反草曰菑三歲
悉耨曰畬无妄主震初動於六二坤土之下二以柔
順中正而從之二又應五為臣從王之義蓋不造其
事而主之初不擅其美而歸之五故有不耕穫不菑
畬之象六二貞靜之體如此不發首而耕不創新而

菑陰道無為承令而已不自功而獲不自利而畜陰道無成代終而已未嘗或有富之之心焉此之謂無妄則利有攸往言則者見匪正之不利也陰虛故未富敬仲曰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因不耕獲而發此義

卜子夏曰剛正而在乎前柔守位而上應也其可妄乎不合初以首事不與鄰以謀富故不耕不菑獲畜而已矣承令而行則利其往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述曰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履非其位已則不安而
災或懼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係之牛彼无
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而邑人受其災
則亦以无故而懼也无故之事則人所不能為之必
也行人之與居人兩不相值得牛之與失牛事有相
因盖適然之遭如此君子烏得而避焉紀聞曰或係

之或得之皆无與於邑人而災不免焉无妄之災也
若邑人之牛非无妄也象旨陰不中正居震極而互
艮止不能攸往故象如此

象又以行人得牛明邑人之災理之所有也夫无故
而得安得也有得者必有失者程傳知者見妄之得
則知其失必與稱也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之失
牛乃是災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
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

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述曰卦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九四陽德陰位本非正以乾體乘二陰之上而於初震之動无所係累不
至於匪正故有可貞之象可貞則免于咎矣可之云
者因其以剛居柔而勉之也與坤六三可貞之義同
象曰固有之也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固
有者此所以為可貞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述曰九五即剝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凡疾生於有妄
无妄則何疾焉以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
有喜也

五爻本乾剝中正六二應爻亦陰柔中正曷為而有
疾即雖剝柔俱中且正也然乾健在上震動於下動
而未正剝而不中亦足為五中正之疾此所以謂之
无妄之疾若又惡其震動而必欲止之則乾剝之體

與震動隔絕不通非一體之道而何以為无妄之主哉

侯果曰位正居尊為无妄貴主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當无妄之世而有妄者五何能不憂疾也大禹泣辜成湯罪己皆以妄為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者疾非以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所謂勿藥不外求也註疏藥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也如人无罪忽遭禍患不須憂勞救護

亦恐反傷其性程傳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戒在動動則妄矣

蘓氏曰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其大正也烏可无哉故曰勿藥有喜

質卿曰大舜之祗載瞽瞍夔夔齋栗周公之身值管蔡赤烏几几用此道也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述曰李過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
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行則有眚矣无攸利即
卦辭不利有攸往王註居不可妄之極惟宜靜保其
身而已故不可以行也

象旨上九以乾主爻健極而居卦終故其象如此无
妄之德動而健非禁其行者此盖由位生也禍福无
不自己求者无妄而更欲行則異自内生已非无妄
又況於行而窮之乎敬仲曰窮之則災是也窮之也

者窮之也往說文云之也由是而之焉故吉行則進而有為也崔子鍾所謂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

諸理齋曰三之有災者位也上之有青者時也理无不可行而時有所尼君子安於時而已矣不行何青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君子所以不與時俱亢也

淮海曰九為乾體初為動始所謂動以天也動以天為无妄焉往不吉故初九曰无妄往吉其動也若柔

順中正循理而行不存謀利計功之心則人皆可處地皆可居事皆可為故六二曰不耕獲菑畲利有攸往動能不安或處不得正有意外之事君子安之蓋災至无媿君子之所能无妄免災非君子之所能以災非无妄之所免而妄動以求免災君子不為也故六三曰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已能不安而下无應與則但當守正不可妄動取咎故九四曰可貞无咎无妄之至中正相應而猶有疾疾

非以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故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處時之極雖能无妄不可違時而行以其窮也故上九曰无妄行有青无攸利初之吉二之利三之災四之貞五之喜六之窮皆无妄之時也或有往或无期必或順受其災或固有其貞或不試藥或不行皆无妄之道也君子之所以動以天與所以必合正理與

初九爻項氏曰无妄之時以誠滅妄以陽滅陰凡陽

皆勝凡陰不利初九剛自外來而為无妄之主所往皆吉可見陽之得志矣故曰无妄往吉得志也往說文云之也由是而之焉故吉

六二爻項氏曰六二居中守正異於他陰猶戒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加一則字蓋疑之也故曰不耕獲未富也陰為虛陽為實六二以陰居陰雖在无妄之中猶未得比於陽必能盡絕人為專用其天是併獲與畲皆不為而後可以往配於陽也以田事

考之耕者禾之始獲者禾之終蓄者地之始畬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妄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陽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始終而盡絕之无一毫私欲遺種於其間則妄盡而誠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純誠猶未得為无妄二之利有攸往往與五應五之有喜喜與二應二爻相應本皆中正无妄聖人以六二為純陰故於二爻皆深戒之二之不耕獲蓄畬所以深絕其妄種也二之陰柔使其有妄則徒戒不足以

止之且息妄之事亦非他人之所能預必其中心自
不耕獲自不蓄畲然後為真耳故皆曰不以見其自
不為也若動而不止則可以為難矣未可以為无妄
也

大畜



乾下
艮上

程傳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
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
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

畜義趙氏曰大畜之義在己則為畜德在人則為養賢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述曰天下惟陽為大亦惟陽為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彭山曰畜以貞靜為主艮陽在上乾之三陽上進賴此以止故曰利貞有大畜者必有大

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
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
又有利涉大川之象不家食吉以艮止於上取義利
涉大川以乾健在下取義

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摩而神明見輝
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于中形于外自有不能已者
見大畜之所以為大也象首賢謂陽尚賢者五尊上
九之陽也小畜巽陰畜陽非正大畜艮陽畜陽則正

不以止健之功歸於二陰之小也養賢蒙上文尚賢
而言五能養賢與食天祿使樂於其養不愧素餐然
後賢者不在家自食斯其所以為吉也上九一剝屹
然在卦之外非尚賢之君隆師臣之禮彼豈肯受其
養故言不家食吉武尊尚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
尚賢也利涉大川大畜養賢之功用也卦以上九為
主不曰應剝而曰應天總以上卦應下卦故不取二
五剝柔之應知此則知大畜之貞矣

大畜內乾健外艮止彖傳云能止健獨與他彖異蓋
止即穆穆文王緝熙敬止之義非止其健而不進之
謂也止健並重但玩味能字畢竟上九為大畜之主
爻

象旨大畜大壯皆四陽占皆曰利貞何也仲虎曰壯
而不貞其壯也剝而無禮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
要又云陰生于巽巽陰之微也故曰小畜陽終於艮
艮陽之究也故曰大畜艮畜乾貞巽畜乾悔也

王註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
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剛上謂上九處上
而大通到來而不距尚賢之謂也健莫過乾而能止
之非大正未之能也不家食吉養賢也有大畜之實
以之養賢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賢制健大正應
天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述曰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

象天為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姜廷
善曰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而非積氣亦無往而
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嘗不在焉謂天在山中實
有之也王汝中曰山之體小而能韞天高大之心小
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所由即此而發
明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此大畜之所以利
貞也

蘇氏曰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

辯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學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述曰大畜艮止畜乾健也初以陽剋健體居下必上進者也而當艮畜之初艮為小石與初相磨厲也利已者受其磨厲也子夏傳云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意近之矣災謂艮山之阻石介曰乾雖剋健前遇山險必不能通

汝吉曰初九以微陽當畜之初剛德自勝潛體能下
不犯災行止而止也

九二輿說輓 象曰輿說輓中无尤也

述曰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為乾體故有輿象二在中
有輓象當大畜之時陽剛得中遇止而止象輿說輓
自說其輓而不行也輿而說輓特說其車下之縛而
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二本中位中故无尤汝吉曰
剛健自克内心寧極盖中无怨尤而德以彌畜也自

畜者善也

象旨環溪吳氏曰輿說輶一也在小畜之三未免反
目在大畜之二則无尤以其中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述曰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三上同德心志合而從馬
象良馬逐也馬非逐不行乾為良馬為行健九三得
位而初二隨其後故曰逐盖比德齊力並驟齊驅之

象以艮止在前未可輕進有利艱貞之象進毋傷易
艱則不危進毋失正貞則獲安猶且日閑輿焉日閑
衛焉恃應而不知脩說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象旨
輿指二衛指初九三居終日乾乾之地與二陽同心
日討國人軍實而為行計也如是則不失其馳安行
軌道利往也夫張氏曰二之輿說輟而不進三閑輿
衛而不輕進初之利己者三可利往矣考工記周人
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受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

名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志也

卦以畜德為義乾陽因艮止而自畜也且如人之有劉德健質者篤於上進其志固為自強矣然不受磨厲躁決過當適足累德又或少過沮抑輒懷怨尤不能中心寧耐或恃有同德之助快心以逞如馬趨風驟而傷易不良於行豈能成攸往之利故三陽之善自畜也初乾之下而過艮在上曰有厲利己者受厲

也不必言四止初也九二得中象與既駕自說輻而
不行不必言五止二也九三在止體二陰之下本欲
進而不輕進象良馬逐而猶利艱負日閑輿衛而後
利有攸往蓋止於至善之意與上九艮體合志而成
大畜矣三陽之能自畜乃以剛健之體進於篤實而
輝光日新者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述曰彭山曰牛陰物六之象也六四為艮之初童牛

之象牯即詩所謂輻衡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也自畜者言六四柔而得正童牛未角之時而即牯之牛習於牯而忘其觸焉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惟四有順正之德故大善而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喜其當大畜之時能畜止其陰不為陽剋之害功不勞而性无傷也

卜子夏曰牛陰類也而又童焉居牢而安能止其健不勞脩而得其用則何往而不濟焉故大吉有喜矣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述曰六五柔而位則剝畜之當早不畜則陰躁亦足為害居大畜之五位畜之得其道故有豮豕之牙之象牙閑之之具也豮豕閑之之早也柔中有剝閑之方馴所以為吉四喜深而五之慶則邦國之福也牛豕皆畜獸於大畜係之牛為純陰係之六四豕陰而躁係之六五牯牙皆於本爻艮止取義但借陰以見陽之自畜耳若謂四畜初五畜二是小畜大矣初二

亦無牛豕之象

六四柔順得正能自防自檢如童牛及其未角而牯之
不待禁而无抵觸之患矣六五以柔居剛能自克
自制如豮豕而閑之牙不待禁而无躁突之害矣自
畜者言則為遏惡於未萌止邪於微眇自畜人者言
剛為履霜而識堅冰羸豕而孚蹢躅湛原明曰治已
治人其道一也

陸佃曰牙者所以畜豮豕之杙也今海岱之間以杙

係豕謂之牙按爾雅釋獸豕子豬彘豨注曰俗呼小豨豨為豬子然則豨者豬子也

四五陰爻之言畜者畜德之難難於止健止健之難以陰氣之累也先儒言英氣最害事養之未成以英氣為正氣每傷於躁動為陽德之害故以童牛之牯豨豕之牙象陽之善自畜也四得正五居中皆為艮體得止健之道陽氣消盡則剛健為純陽之體是之謂大正是之謂大畜可以受養賢之典成濟川之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述曰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
惟畜之極而大發何所不通故以何天之衢象之四
通八達无所障礙曰何喜之也亨即不家食利涉大
川之意艮陽在上本上行者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
用事乘乎六虛入於无礙之門故象曰道大行也畜
之大故行之大也艮為徑路在上則天衢之象行字
正與衢字相應何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同虞

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為天道震為行故道大行也
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
行也養之欲有以行用也初之利己二之說較止也
閑輿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
上而行與用始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
濟騁駕於天衢之中其亨可知

頤



震下
艮上

趙汝楨曰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

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
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厲
故皆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
大矣哉

述曰震艮上下二陽内含四陰下動上止故為頤養

則頤之義也。頤養惟正則吉。象旨頤貞吉指艮卦似離。自有觀象觀頤震觀艮也。口容止上九止體之成。故得專頤名震動有求義初動而凶。故示之觀頤自求口實六爻總以由頤歸之於上。此卦當以上九為主。

頤主上下二陽言陽為實陰為虛。陽實故能養陰。陰虛則受養於陽。震陽在下動於眾。頤失養人之義。則凶。艮陽在上止於其所。羣陰皆由之以養。則吉。自養。

養人無二義也故自求口實順之則也彖曰觀其所
養在觀其自養與孟子以善養人中養不中才養不
才義同養及於天下則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
時為大極言養道之大而贊之養物養賢養民皆使
之以動止為義也蓋養物養民天地聖人之所養如
此天地无心而民自生自成聖人无欲而民自靖天
地父母萬物聖人父母萬民而皆非己養也天道王
道貞而已矣故曰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也

頤貞吉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也

趙汝楙曰其正云何觀頤之畫知其虛且動之不可也故自反以求口實蓋虛則為頤有物則為噬嗑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為實也外假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无所外假焉乎而能實鑿頤之虛合之則口自實无所實而實焉斯其為正而吉也

按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二卦始終萬物故曰天地養

萬物萬物衆陰也聖人養賢及萬民上下兩陽為賢
四陰為民

鮮于侁曰六爻與象違戾者上下不順也凡頤之道
以尊養卑以上養下今震下艮上長反動而求少少
反止而養長故諸爻皆以顛拂言之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述曰孔疏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為用下動上止
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

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皆取
止其動為義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養
而慎節也陳臯曰言語者禍福之幾飲食者康疾之
由動止得其道身乃安頤苟禍患未免於身何以養
人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
也

述曰卦以養為義故重二陽四陰皆其所養也初九

動體以一陽而處於四陰之下有靈龜下伏之象觀亦動意朶頤震反生下垂之象也初時淺位下不能養人徒自顧而垂下其頤以求食所志鄙劣凶之道也爾我與中孚同不主初四相應之說

離為龜頤卦內陰外陽似離故初象靈龜靈龜紹介天明為國大寶所以可貴非徒取其咽氣足以不食而已初九陽明本貴當養賢之世局於處之卑動於情之欲舍其靈龜之明兆徒顧口實而朶頤不能公

其養於人而私其養於己也以非天地生賢以養萬
民之意失頤貞之吉故凶象曰亦不足貴陽貴陰賤
陽專自養不能養陰失其所以為貴也玩亦字可見
豈如舊說朵頤謂四舍己而徇人之為卑賤哉

梅氏古易考原曰九為卦主故稱我初處下不當養
人之任為靈知自養之龜然雖下伏而猶上觀乎上
九蓋羨上之能養乎下而不无舍己以為人之意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

也

述曰象旨說文曰顛頂也謂上九卦由頤者傳義謂
倒恐不然丘說文空也王肅謂六五是矣由頤不在
六五空頤耳丘視顛為下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
則必凶二居柔位與五應五雖无養人之德而位在
焉二雖中正然震體妄動求養於顛頤拂經常之理
越六五丘頤而上知由頤之為利而不顧凌上之
非義其求妄矣故征凶象曰行失類也以非其應也

質卿曰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之征凶正以行失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述曰上為正應三居震體求養於上本為正理然履不得位行不得正王註所謂納上以諂者也拂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貞凶處頤而為此行十年見棄者也

立行若斯无施而利金賁亨曰養正宜靜而三居動
極則尤凶雖與上正應而自處悖道故曰貞凶初九
以陽居陽未至全悖於道六二以陰居陰不征則免
於凶六三以陰居陽位不中不正亟動於欲道大悖
也

紀聞曰初之示戒欲其不溺下以從欲二之示戒欲
其行不失類必求正應三之示戒欲其不徇利害義
縱欲傷生也質卿曰拂頤大悖乎養道如以藥石養

生以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以貨利殺子孫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拂順之類也故貞凶十年勿
用无攸利

六四顛頥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頥之
吉上施光也

述曰象旨六四亦顛頥然同體艮故吉也艮為虎卦
肖離目有視象眈眈說文視近志遠馬君云虎下視也
四下正應初故視下為近上與四非應非比故志上

為遠初九舍四不養四不下視初遂仰而求於由頤
以下求上以陰求陽於義不悖有吉之理故以虎之
求養於外者象之虎之威在目故視眈眈上九由頤
能應其求故其欲逐逐而又逐饜其飢渴之情也
陰求口實乃其正故无咎初指上為龜者肖其全四
自為虎體其位上指上九艮有篤實光輝施光言養
及四也

上九為頤之主養君德以養天下皆其能事故六四

之吉曰上施光六五之吉曰順以從上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述曰虞翻曰失位故拂經王輔嗣以陰居陽拂順之義也五君位以養人為經而才質非陽不足以養天下二三拂之位不當而失民故曰拂經艮為君順上九而居貞吉象也爻材柔而體艮止艮之主爻適當其前故不利涉大川也

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才質不足上有陽剋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養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必居貞則吉以陰資陽正也居貞而不變斯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吉也然倚賴剋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趙汝楫曰夫涉川濟險乃陽剋者之所能五方以陰虛委養人之責於上九則何能任濟川之事耶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者言六五之貞不在乎
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
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仲虎曰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
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頤也然彼負疾而此居貞
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承剛也
六二亦拂頤而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下三爻動皆
凶上三爻靜皆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述曰象旨上九以剛居柔當卦之成行止之權在焉
養君德以養天下卦之所由頤也艮為小石厲象心
匪石而不可轉止之義卦有舟虛之象故又利涉也
王註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於陽
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貴而无位是以
厲也高而有民是以吉也為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
涉大川也

敬仲曰上九有公師之象一陽在上四陰隨之有舉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曰由頤人臣而居盛勢雖危厲之道而上九以陽明之德居公師之位又以六五好賢柔順有順從之象故吉觀時物之宜雖濟險可也何危之有舉天下咸賴之故曰大有慶也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趙汝楫曰頤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

止則羣陰之得所願者由於上也上居亢極羣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乎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於厲之一辭故知敬與肆蘊於心者甚微而理欲之分吉凶之判所係者甚大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而得養至於殺逆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也

大過



巽下
兌上

程傳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彭山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卦名為剝過但謂任重之過耳先儒以過之大與大事過為二義則支甚矣溫公曰大過剝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剝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剝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述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二陰居四陽上下不勝其乘弱故為棟撓之象程傳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中強而兩端弱是以撓也棟撓則當脩而卦才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乃能亨也

象旨史繩祖曰本末字皆從木以一陽藏於木下為

本以一陽散於木上為末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皆處於外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是也剝過而中四陽故稱過皆在內四爻故稱中非謂二五皆中二五繇辭皆无中意也剝雖過而蓄於中不用壯矣剝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可權故本末雖弱而利往也

陽為大為君子當大過之時剝實於內朋聯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刻覈太至不能消濟柔和平懷虛

已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凡陽盛者陰必衰而卦之上下皆陰本末弱也本末弱而中剛之重不可支故棟撓曲也室以棟為主棟撓室將傾焉此大剛則折之象也大過之時非剛則无必反之力非居中勢盛亦必不能反非內巽而說以行之則無善反之機如此過而不過可以抑中強之弊扶本末之弱故利有攸往乃吉也即所謂棟隆吉也

仲虎曰既言棟撓又言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

為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為之事也危而不持則將
焉用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為之時也不曰義者
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
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述曰澤在木上澤水漲而沒木也澤者滋養於木木
反為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沒木而不能使之仆以
其植根固也君子體之故用之獨立不懼舍之遯世

无悶章氏曰常人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不免有悶
心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
實何懼何悶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也觀卦象可見
質卿曰澤以說木者也而至於滅木過矣過矣君子
以大過之時皆衆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以尚同為
高而已則獨立雖遊於衆而不同於衆也獨立則謗
議所叢矣即叢之而亦不懼也人皆以適世為能而
已則遯世雖處於時而不耀於時也遯世則文質俱

隱矣即隱之而亦无悶也此非以其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之攸賴正在乎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茅柔物白茅則至潔者巽為白故云藉用白茅彭山曰大過之初柔而處下承二應四陽剛得此不至於大過矣文言傳以為慎之至亦謂其能濟剛之過也故无

咎先儒以藉用白茅為過於敬慎非也蓋大過止是陽剝之大過柔之在下正所以濟之敬慎安得以為過耶

象曰柔在下也為剝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辭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剝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遂有棟撓之凶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

妻過以相與也

述曰象旨穉者陸氏謂揚之秀上應兌澤故生揚近澤之木故以象也大戴禮云五月揚穉穉者發乎朱先生云根非也卦以初為本至二則非根矣虞翻曰巽為楊乾為老老揚故枯揚在二也十二月時周之二月兌為雨澤枯揚得澤復生穉老夫自互乾言女妻謂上兌兌為少女故曰女妻大過之象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虞翻謂二過初之長女與

五五過上之少女與二是也朱義本馬荀說曰比初陰非象肯矣王註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是或方技之所祖乎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述曰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棟之橈於卦以四陽也四陽之中猶有二四為陰位九三重剛棟而過重勢必難勝且居下卦之上而未又弱安得而不橈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

三以剝居剝過剝則折故棟撓之凶九三獨當之象
曰不可以有輔也輔三者上也上柔不能輔而九三
過剝自用不可輔寧免撓折哉虞翻曰本末弱故撓
輔之益撓故不可以有輔也陽以陰為輔也

屋以棟為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撓於下之象四在上
棟隆於上之象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
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不撓其棟烏得不隆
隆非有所加也不撓乎下而已矣三應乎上救其末

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以有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述曰棟之剛柔適中則隆然在上而室安九四以剛居柔下應初六有白茅之藉故下不撓而棟隆矣所以吉也象旨有它吝子夏傳曰非應稱他指三言朱先生以下應初六為有他非也三與四比同是棟也三撓則亦為四之羞故曰有它吝彭山曰見三終為

大過之害而四不可不知謹也象旨下亦謂三四以陽居陰不至於大過故不困下而撓凡畫卦者自下浸而上故三視四得稱下

初六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四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觀象玩詞何待註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述曰象旨爻辭承九二言五陽之極以過二與初枯

楊之穉至是畢達而華初巽長女為老婦至是得五互乾為士夫剝過而在中故无咎居羣剝之上而當大過之極故无譽彭山曰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剛盡發後无結實之功雖其起於九二而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於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枯楊而穉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女妻猶可生育士夫有老婦无復生道矣

何可久也枯楊已非可久之道況復生華是速之也

彭山謂棟撓之速也五陽得位居中故象士夫老婦
得其士夫則老婦為主其義則陰柔為主蓋九五重
剛汰侈已甚陰反得而乘之象老婦得其士夫夫不
能制義而婦反能奪夫剛是柔之過而剛反柔也故
曰亦可醜也生華不久其此類歟

諸家以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居柔陽未至壯而得
陰助故有枯揚生稊之象在人則老夫得女妻之象
上九陽剛太過而上比過極之陰不能有益故有枯

揚生華之象在人則老婦得士夫之象

虞仲翔說過以相與異於諸家第謂二過初之長女與五五過上之少女與二則似未瑩二五皆陽陽亢而无與則不發生當是二過其應與上五過其應與初所以枯揚皆能發生獨大過之時得過其應故謂過以相與是實象若以二比初五比上則於巽長兌少之義為悖惟其過以相與故名大過而非它卦剛柔相比相得之常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述曰上六乃末柔易搖之地當諸陽過甚之時如老婦得士夫勢不能久棟撓必矣才力本柔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無救棟撓之凶王註志在救時不可咎也雖凶无咎不害義也虞翻曰兌為水澤頂首也上之象下應於三如頂沒兌澤中也乘剝咎也得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也

象旨大過二陰事陽過恭吳幼清曰初柔居下得所

故仰承者謹而又謹上柔居高不安故下行者卑而
又卑如行過涉水愈趨於下而沒其頂也敬仲曰見
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
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
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澤滅木棟橈棟隆枯楊生稊枯楊生華皆自兑澤巽
木取象

質卿彖辭解曰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

矣害可勝言如周之文初甚郁郁及其過也遂至於
文滅質再如東京之氣節初甚凜凜及其過也遂至
標榜過高寢成黨禍大之不可以過也如此在卦四
陽居中而過甚故為大過是大者過也卦之初上皆
陰初為本上為末是政本之地與旬宣之人皆不舉
其職則大者之勢雖過徒有其名乏其實如室雖究
然而棟則撓矣棟撓而室將奚賴也棟既撓矣又曰
利有攸往亨何也卦之陽雖過而二五之剛皆得其

中是布之庶位者猶有持平之人又內卦之巽為主而又以說行之是輯和人心者猶有說豫之澤也是利有攸往乃可以少持其過而得亨看來大過之時相率而趨於浮動也甚易相持而入於和平也甚難相習而流於委靡也甚易相勉而底於勤厲也則難非明炳於幾先者不能燭其微非心持於公平者不能挽其末其時大矣哉

蘇氏彖辭解曰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

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
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
為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
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
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
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
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
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

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屋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君侈也甚而國无憂患則上益張而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于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剝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坎



坎下
坎上

程傳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

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
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
下巽之象陷則為險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
李舜臣曰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
積於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
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
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
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

質卿曰乾坤之外坎離為要皆伏羲氏始畫八卦之
正卦也坎為陽陷陰中離為陰麗於陽夫陽天下之
主也陰天下之副也主以得正為貴不可有所陷陽
一陷必入於陰一入於陰便成危難在人心為驅而
納諸苦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辟在世道為艱難險阻
之場必以出離為貴故坎之六爻能超出者便是吉
也陰以相依附為道不可无所麗陰一不附麗乎陽
便失所主一失所主輕則為錯履重則為焚棄故麗

者陰之正道也六爻亦以此辯之

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曰維心亨八卦獨於坎曰
為心病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
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无病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
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述曰坎以陽陷陰中而名內外二卦俱陷故名習坎
陽實有亨之故陽明在中心之象處坎中不亨矣維
心則亨不為其所陷也誠心而行則能出險而可嘉
尚止而不行則終於坎矣坎以能出為功也薛氏曰
坎非用物以習為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
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為能習行於險其
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水流猶云游至皆明
重險之義流而不盈未能出乎險中也水行險中不

失其信此所以為有孚也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
陷陰中故不盈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
不失其信矣象旨維心亨身尚未亨也以剝中指二
五也行有尚者坎忌不流然本勞卦也故行則必通
坎流水與兌澤盈科後進者異虞翻曰行謂二尚謂
五二位震為行動而正應五故行有尚往有功也天
險指上坎地險指下坎天險地險故曰重險互艮為
山丘陵象本卦象如川也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

明處險之道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

章氏曰習坎有孚只是行險不失其信便是出險之道故曰維心亨否則行險僥倖同歸於初上失道之凶地險王公守國之險皆有形象陰天險无形象心之陽剛善用險者能保坎中之陽以自拔於衆欲坑坎之上而不為所陷斯得天險不可升之義矣

王註坎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內亨外闔內剛外順

以此行險行有尚也坎以險為用故特名曰重險言
習坎者習重乎險也險陷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也
處至險而不失剝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坎之謂
也便習於坎而之坎地盡坎之宜故往有功也天險
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
全也國之為衛恃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
也非用之常用之時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述曰陸績曰游再重習也水再至而益通流不舍晝
夜重重習相隨以為常有似於習故君子象之以常
習教事如水不息也象旨陸司農曰趨而下者至也
常德行則險而不變坎剝中之象習教事則險而能
應重坎象也

彭山曰常者內實而有常之意常德行一陽為主動
不失中坎險有孚之象習如水之游習脩道之謂教
教事謂我所學之事也惟變所適其事不一習之則

處險如夷百險如一坎流不失其信之象習教事即所以常德行也諸家以教事分屬治人於坎義不切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述曰象音窞王肅云坎底也在習坎之下故曰底說文云坎中更有坎也習坎以全卦之時言入坎以二體之內言彖言習坎而爻繫於初者重險之下才弱而无以自拔也道謂處險之道中正是也初陰不中正无以出險也

趙汝楙曰習坎云者指爻之位以其適在重險之下也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也象曰事無險易處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凶可吉初不中正失行險之道故象曰失道凶也猶謂得道則免不可盡諉之於時位也

質卿曰坎之六爻初與上皆失道蓋處坎有道濟坎亦有道得其道即可出離失其道終於陷沒其道惟

何要歸於有孚也一或不孚載胥及溺

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
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
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
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下口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
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剝中僅僅求小得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述曰九二陷於兩陰之間故云有險以剝居中而質

本陰柔其求可以小得方在險時未可遽望出險但求小得足矣處險之道當如是耳

象肯小得險中所得也陰小指六三九二才劉志柔未能出險與五皆以險相臨而不相應三方在險相待而全故易求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述曰王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

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支而不安之謂也
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且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
用之徒勞而已趙汝楫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
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居矣奈身居
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
中失道所致也

象旨入於坎窞謂六三居坎之成流而趨下以附九
二相與為固也三與初同入坎窞而凶與勿用異者

二三同患相恤初自以為事外可免挾其險而不附故有失道之凶也五上亦然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述曰王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

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

蘇氏曰樽酒簋貳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為主五非四无與為蔽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虞翻曰坎為納也四陰小故約貳用缶故納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象旨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締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重者爻

不相應義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
際崔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
五而承陽脩其潔誠進其忠信則雖禮物省薄明德
惟馨故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

卦中處險之道六四一爻盡之矣六四已出下險之
上而比於五四柔得正五剛中而正剛柔相際略无
間隔故得以朴忠實意自結於君從君心之所明者
納誠以啓之則君心並明君臣益和終无尤咎險可

濟矣

質卿曰將恐將懼置余於懷詩人所以興歎四與五俱在坎中時危則勢必相依是以剛柔自爾其相接剛柔一接形迹自忘故相通之情超於薄物之外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述曰九五剛中在坎上體且出坎矣然猶有一陰在上故為坎不盈之象五雖未能盈乎坎外然祇既平焉平則可行乎險中而不陷於險故无咎象旨祇依

鄭作坻按詩究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者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故无咎也二五俱險陷之主二有險而五既平上下之勢異也

許衡讀易私言云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遽出故諸爻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无其時惟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蘇氏曰九五可謂大矣在坎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
不盈所以納四也夫盈者久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
不盈適所以使之既平也象傳中釋坎未大釋不盈
言九五剛中處險之用耳朱先生曰有中德而未大
夫既有中德矣而有未大者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述曰上六陰而又陰柔闇而居險極在上而乘五剛

陷陽之重使不得出如獄囚之牢禁然故有係用徽
纆寘於叢棘之象蓋言維繫陽剝於險中也上坎第
三爻故為三歲之象得謂上六之情與陽相得也三
歲險道之夷也險終乃反故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
失道凶三歲也言失道之凶唯三歲之後可免也馬
融云徽纆索也劉表云三股為徽兩股為纆皆索名
以係縛其罪人矣九家易曰坎為叢棘傳曰叢如今
之棘寺也仲虎曰係之徽纆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

象

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六三爻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獨六四一爻進而承剛得免於咎初六上六皆以失道致凶六三亦陰柔之人止言勿用止言无功而不言失道凶者初六入險最深上六處險之極皆无出險之道坐受其凶者也六三志剛而不安於位來之坎坎甚矣其有志於出險也惜其天質陰柔不足以往故戒之以勿用諭之以无功示之與往有功者異爾若論其志正坎道之所尚也其何失之

有來之坎坎先儒以其有兩坎字便稱來往皆險非也之者往也坎坎者勞貌也詩人坎坎伐檀是也此止言上下往來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爾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進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剏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味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

上六爻項氏曰初上兩爻凶同而情異者上六居重坎之上為險者也為險者凶必及之既係用徽纆又寘於叢棘重險之義他爻之險皆過險而陷於其中上六之重險則人設之以治罪人者故曰係曰寘皆執治之辭也蓋上六失道而乘剛者也故以刑為險以防其犯上係以徽纆使不得動寘之叢棘使不得安下罪者一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上罪三年而舍昔之聖人所以制為圜土之法若是其峻極者所以

困犯上之人而使之知君長之可畏也三歲者上三
爻之終也起居動作皆不自得至於三歲之久其凶
如此誰敢復犯之按坎卦六爻下卦在下而受險者
故下三爻言出險之道上卦在上而治險者故上三
爻言設險之道

離



離下
離上

羅彛正曰離麗也明也取其一陰附於上下二陽則
為麗也取其中虛象火象日則為明也二離相重麗

而復麗明而復明也

火本无體以物為體似是陽麗於陰今謂陰麗於陽何也曰物无光着火而光陰无用麗陽為用故謂陰麗於陽也

章氏曰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

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中一陽之上下

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縱而其用行

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始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艸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述曰離上離下二陰分麗於四陽之間故為離離本

陰體麗陽之中為正中虛而明乃亨通也王註柔處
內而履中正牝之善也外彊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
為體以柔順為主故畜牝牛乃得其吉柔處二陽之
間非至順而有健德者不可以相與也離象牝牛取
其順以受陽如坤象牝馬取順以承乾之義象旨坤
為子母牛柔相依附也離得坤中爻而麗二剛非其
類故止云牝牛蓋牝牛善觸乘匹則益悍老子曰牝
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是也

彖曰離麗也二五皆陰麗陽中日月麗天附陽氣以長有其明此五為天位麗天之象也百穀草木麗土附陽氣以永保其種此二為地位麗土之象也上卦下卦為重明人道效法天地自然之麗日新又新明而又明以麗乎正斯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極言離道之大通於天地人此利貞之義也柔不能自亨惟居二五之位則得中正以中正為德故亨畜牝牛為柔麗中正之實象

象旨重明者本明而又明也其在人心則虛明神用无所不通意動故昏一日覺之緝熙於光明則不識不知順乎帝則而無不皆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以之為言用也用重明即麗正非有所作意矯強也

質卿曰離以麗為義物之生也必有所麗陰必不能不麗於陽陽必為陰所離卦之上與下皆離是彼此相為附依如君臣之合父子之親夫婦之偶自相依附雖欲離之而不可得者程傳謂為所親附之人所

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惟貞則久
惟貞則固故曰利貞亨牝牛柔順而能發生者柔順
則相麗之間皆有生意故畜牝牛則吉

觀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神明之麗乎人
者可知也已趙汝楫曰不依形而立不倚蹟而行道
而已有形則不能无麗上則日月麗天下則百穀草
木麗土大君成位乎兩間將何所麗亦正而已耳明
者易流於察亦易昏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

邪私明之害也重明繼作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

紀聞曰賁以離為下卦既以化成天下贊之矣於離之全卦仍以此贊焉則化成天下其惟離之文明乎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述曰陸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游至起而上者作

也趨而下者至也薛敬軒曰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
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王汝中曰大人以德言則聖
人以位言則王者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
其明續而久兩明明相繼照於四方明明德於天
下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述曰程傳陽固好動又居下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
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雖未進而跡

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旨初當趾為履居離之初附麗方始其履錯然文章歷碌之象又以陽剛而處明體為能敬以辟咎也辟咎者不近於咎之意欲其詳審非欲其无進也

蘇氏曰六爻以相附離為事而火之性炎上也故下

常附上初九附六二者也以剝附柔寧敬而无瀆瀆
其所以附則自棄者也故初履錯然敬二以辟相瀆
之咎

坤離皆陰卦坤初象履霜離初象履錯皆防微謹始
之義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述曰六二離之本體柔而宅中故曰黃離黃中色土
之質色正而純是謂得中所以大善而吉象曰得中

道也惟中故虛受惟中故明通惟中故元吉

敬仲曰黃中也離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黃離離明也
明而不失乎中正故曰黃離離火也有火之明不入
於躁是為得中故曰黃離章氏曰坤六五在上象黃
裳以中德而居乎陽也離六二在下象黃離以中德
而麗乎陽也故皆云元吉

郭京曰王註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
其中故曰黃離也柔居中正處得其位初則上敬而

我比馬為卦之主能通其道體明履順吉之大者故曰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述曰初為日出二象日中九三為過中而昃王註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象日昃之離彭山曰缶瓦器質素之物民間所常用以為樂者鼓缶而歌安常樂天養志无為之象不能如此則大耋之嗟凶也八十

曰耄自此不反謂之大耄理齋曰何可久也正言其
為天運之常而不可為也

象音丸三不歌而嗟何也震為鼓為聲九家易曰離
為大腹缶象樂器也離變則所鼓非缶矣人之老不
以生為樂則以死為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
則皆樂而不憂矣嗟亦震聲蘇氏曰火得其所附則
傳不得其所附則窮九三於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
也按莊生薪窮火傳之旨識此則死而未嘗死也又

何大耋之嗟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述曰九下離下體而升上體離之繼明火之重炎也以陽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剝威之勢突如其來如其氣燄焚如殆必至死如棄如後已所以象曰无所容也言必死棄也四承六五柔中之主其剝躁陵爍之氣肆无前忌以迫至尊承上若此

逆德也天下誰能容之質卿曰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

象旨突如者下體之象突竈突也三四當繼明之時而二剛相值三以舊火上升接四如火氣之出於突四以新火逼乎五其猛烈如火之焚承繼可謂不善矣九三无所附九四人莫之附皆窮者也然九三咨嗟而已九四位過乎中壯火之氣衰矣不順忽出剛暴陵爍孰敢親而麗之欲得五而五拒之矣何所容

哉

仲虎曰離以二五為主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迫五也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於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

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突而迫乎五三亦上突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述曰九四劉居臣位失承君之義故極其凶六五柔居君位得繼體之道故保其吉出涕沱若戚嗟若嗣天子之孝有此象六五為重離主體柔履中不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居廬不言而已以柔德嗣劉位有

不堪之懼焉以後明繼前明有過佚之恐焉此其時
當然惟體文明而麗中正者乃能深憂如此所以吉
也若以位為樂在戚而有嘉容安能保其吉哉象曰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以王與公相麗陰陽相資也王
指五公指上九六五雖柔實附麗上九之剝上為五
折首獲醜寧不吉乎在坎剝柔際而成出險之功在
離王公麗而成繼明之盛一也

象旨內卦言日外卦言火劉氏曰火乃日之用故分

離文體用也仲虎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也
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憂之象也九三大
嗟之嗟以生死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
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下離麗兩剝之間四剝而逼於五為疾之益上剝
而威於五為禦侮之助此所以柔麗中正而成文明
之化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述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剝明及遠能敵王所愾以
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象旨五為成卦之主與上
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彭山曰折
謂屈折而服之也屈折其為首之人而不濫及其脅
從之衆也仲虎曰剝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
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兵猶
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為甲冑為

兵戈征之所資

王註離麗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離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乃得无咎也

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成王无他意惟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盖不如

是不足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仲虎曰坎水內明而外暗上九暗於外者也故必陷於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於外者也故可用行兵

初九爻項氏曰初九麗之初也不可不謹邪正錯然並陳於前一舉足履之便有得失榮辱之機所以欲其敬者未論求福且欲避咎也

六二爻項氏曰坤之六五黃裳元吉及索而成離乃

以六二為黃離元吉者自坤言之六五坤道之最勝者也處勝而用柔中故為元吉若離則乾之本體而坤來文之其義以明為主乾之九二本自文明而坤之六二又以地道之光來居其位光明如此而以柔順中正將之故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又加重明焉居剛在上而明熾於外此固知道者之所憂也安得元吉乎

九三爻項氏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句法與

不節若則嗟若同日既昇矣不動而求樂則坐而待
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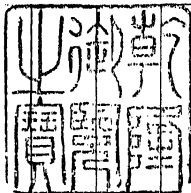
九四爻項氏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前明將盡急
於求繼故言繼承之義然四以陽剝離體而處非中
正突如其來迫非善繼者也上關承六五陰柔之君其
剝燥陵爍之勢若不可撲滅者以氣焰而言故云焚
如然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燼而死者
灰而棄焉耳四之上陵其君不順所承逆子也致焚

死棄天下所不容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五之出涕戚嗟說者為九四所迫非也九四突如其來豈為六五哉為九三既老而明將盡急於求繼耳九四逆子也突然而來迫天地之所不容也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无所容也六五順子也以繼父為悲以承業為憂不以得位為樂凡天子諸侯之初嗣者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六五麗王公之位居文明之世故其象如此

上九爻項氏曰六五嗣位之主固當以憂畏為先上九正位之後然亦不可以不振有上窮而不復者則動而用其明去其首惡安其黨與則有正威定國之美而無反側不安之咎矣若察見其黨而盡殲之則人皆不安咎孰大焉出征言王不言公公初嗣位无擅征伐之理征伐王者之事也首者上窮之象離折其首則變為豐宜照天下所以為有嘉也醜有二義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醜為羞辱離之獲匪其醜漸之

離羣醜負且乘亦可醜三醜為朋類



讀易述卷五